

震川先生集

四

震川先生集

PDC

震川先生集卷之十

贈送序

送同年李觀甫之任江浦序

凡進士同年相善而同門尤加善焉同門者主司分
經考校同爲一人之所取者旣於主司有師生之分
誼視他同年會聚尤數亦時以德業相攷而知其志
意之所極如吾李君者恂恂焉可以知其器識之遠
大矣於是受命爲江浦令故事同門外補其留京及
未選者例當分撰文字以送之而予得李君夫爲文
以送行者必有芬芳之辭余固拙者之尤且不能爲

世俗之語而於情終不能自己乃遂勉爲之唯江浦
爲京縣然在大江以西故時六合隸於淮陽 高皇
帝定鼎特以六合分爲江浦以爲兩縣而屬之京兆
蓋以畿輔重地不當爲一衣帶水所隔而凡爲其令
與其民者朝夕有事京兆渡江以爲常余嘗北上出
龍江關渡經行其縣縣朴陋不類江以南然自此而
西北行至滁州涉清流關爲建康要道而神州赤縣
其地固不爲輕矣獨以君之才宜得望劇顧屈就於
此蓋今選人之法有與之難地以觀其才亦有以其
地之難而擇才之優者以畀之則今江浦之命以及

君者豈不謂荒萊之土之所當墾治歟彫瘵之民之所當嫗拊歟京輔之邑之所當封固歟夫今天下所在獨患民貧而上不之卹財力大屈而歛之不已能知所以生之之道與其取之之方雖儉陋之邦亦足以收富庶之効如江浦者尤宜休養生息之者也當天下初定之時嘗徙民屯種和州等田矣又數賜民田租矣其意未嘗不在壯畿輔以重根本也顧今天下縣邑疲病何獨江浦卽江以南號爲天下膏腴今亦近貧瘠矣又將數年殆不可爲此今日守令者之責也李君勉之吾見三年報政以治行徵爲天下最

者其在君矣

送同年丁聘之之任平湖序

進士同榜者其始數百人常相聚自春官進於冢宰而後分送諸曹各隨所隸以去謂之辦事今年賜第者三百九十有四人既分曹則余所同工部辦事者四十有六人而五人者選入史館今夏首選凡若干人皆得外補夫同年而又同部宜日相聚以觀其德業然每晨入部升堂祇揖而退卒無所事事而當選者亡何又各得官以去是所謂同榜者亦若率相值而已此余於諸同年未嘗不歎其相聚之難也是選

也龍陽丁君得嘉興之平湖故事同部送行余次當
爲序故余道其於同年之情如此嘉興本古會稽吳
郡之地唐時猶隸蘇州爲縣其後乃割於吳然風土
民俗猶一也余故吳人敢以其所知者告之凡今之
選爲令吳中者人之憂之未嘗不以賦稅之難夫以
天下財賦悉在東南欲其辦集誠難矣田租之入率
數十倍於天下然父子祖孫二百年來以爲當然固
無望其減而獨畏其日加也歷三紀以來民間未嘗
放赦而水旱之災蠲貸之令亦少矣又經島夷焚剽
之後海上之戍不徹而加編海防歲增月益江淮以

南益騷然矣軍府之乾沒動數百萬此皆生民之膏脂也凡爲大吏其勢與民日遠一切以趨辦爲能民之疾苦非有關於其心也若爲令者則民皆吾之赤子朝夕見之亦何忍使之逮繫鞭笞流離殫仆而不之卹也夫額供之數固民之所樂輸者其他水旱流冗荒萊姦蠹之所積逋與今權宜一切之征求謂宜有調停委曲於其間此令宰之所宜留意者也余歷觀前政有不以催科爲事而事亦未嘗不辦集往往爲大官以去者而其急於催科者其功名反或不逮然則獨以催科爲東南之吏告者其流禍於生民多

矣傳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莊子論解牛曰彼節者有間而刀刃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游刃有餘地矣夫如是天下事夫何憂其難余固爲吾丁君告亦并以爲諸同年之吏於東南者告也

送同年光子英之任真定序

余讀史觀項羽救趙諸侯兵軍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縱兵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韓信以兵數萬東下井陘建大將旗鼓行出井陘口與趙大戰破

虜趙軍斬成安君泚水上楚威振天下及漢破楚垓
下以得淮陰侯而淮陰之功始此皆在今真定之境
嘗欲一至觀其戰處而不可得真定本古中山國趙
武靈王胡服騎射以北畧地其事固已偉矣典午之
南劉石慕容苻秦繼起燕趙而慕容道明建國都於
此固亦一代之雄也唐自大曆貞元以後強藩不制
而成德一軍尤爲驍悍天下視河北若回鶻吐蕃然
蓋不爲王土者百年宋因石晉失山後諸州則真定
遂與契丹爲境其後金人陷兩河二路尋亦不守而
國事不可爲矣國家今爲畿輔重地而太平二百年

議者以爲其悲歌慷慨之習已大變於古而不知燕
趙之人出於其性然者獨以朝廷威靈有所俛首畏
伏而終不能以帖然也蓋古所謂驍悍不可制者其
平時未嘗不俛首畏伏及其一旦激於其所不可忍
而驍悍之性乃得而見耳夫以中山之地爲古豪傑
力戰之區而姦雄竊據之所都唐失河北勢日陵夷
宋沒兩路國遂南渡况今翼衛神京爲萬世帝王之
業比古京兆馮翊扶風之地非得良有司拊循教化
無以使之安土樂業而壯國家之藩衛也今使驛之
所出兵調之所加坐派日增民生蹙耗甚矣而議者

徒思重三關之戍守煩邊徼之供億謂燕趙之民荏弱屏息而可怵者亦未之思也欒城韓山童之事可以鑒矣今制推府佐郡治獄然常爲監御史之所委寄而監御史實能制一方之命余以是爲光君告焉君與余同年進士今選爲真定府推官者也奧學通才爲人聰明仁恕犴獄之事余無足以爲君贅矣

送同年孟與時之任成都序

安定孟與時與余同年進士而以余年差長常兄事之余好古文辭然不與世之爲古文者會與時獨心推讓之出於其意誠然也與時以選爲成都推官余

亦爲令越中將別無以爲與時贈者惟推府爲郡司
理儒者能道前世論刑之說詳矣余讀尚書古文欽
哉欽哉惟刑之卹哉此今世所用孔氏書語也而伏
生今文以卹爲謚漢儒傳之而太史公本紀云惟刑
之靜哉靜卽謚也自古論刑取其要未有靜之一言
爲至此真聖人之語余以是爲與時告焉余生吳中
獨以應試經行齊魯燕趙之郊嘗慕遊西北顧無繇
而至與時自安定往來長安中又從太行山以來京
師今又官蜀中行邛郫九折坂覽劔閣石門之勝豈
不亦壯哉昔王介甫初仕大名爲司理而韓魏公爲

守嘗告以君年少當讀書不宜專以吏事而介甫實未嘗不讀書也以此恨韓公爲不知已而韓公之意則美矣故余於與時尤望於吏治之暇無忘學古之功孔子曰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往時張文隱公嘗爲余言今時人材惟趙孟靜在史館難得嘉靖二十九年■騎薄都城公卿會內廷趙先生獨申大議至廷罵阿黨風節凜然有汲長孺所不及者京師人至今能道之趙先生成都人也余故爲文隱公所知而趙先生以是亦知余顧無繇一見之士之相知豈在於見不見哉然余懷之久矣而

羨與時之獲見先生也而又以喜與時之得師也

送王子敬之任建寧序

余始五六歲卽知有紫陽先生而能讀其書迨長習
進士業於朱氏之書頗能精誦之然時虛心反覆於
聖人之本旨則於當時之論亦未必一一符合而或
時有過於離析附會者然其大義固不謬於聖人矣
其於金谿往來論辯終不能有同後之學者分門異
戶自此而始顧二先生一時所爭亦在於言語文字
之間而根本節目之大未嘗不同也朱子旣沒其言
大行於世而世主方主張之自九儒從祀天下以爲

正學之源流而國家取士稍因前代遂以其書立之
學官莫有異議而近世一二君子乃起而爭自爲說
創爲獨得之見天下學者相與立爲標幟號爲講道
而同時海內鼎立迄不相下餘姚之說尤盛中間暫
息而復大昌其爲之倡者固聰明絕世之姿其中亦
必獨有所見而至於爲其徒者則皆倡一而和十剿
其成言而莫知其所以然獨以先有當世貴顯高名
者爲之宗自足以鼓舞氣勢相與踴躍於其間此則
一時士習好名高而不知求其本心爲邈世不見知
而不悔之學則流風之弊也夫孔氏之門學者所爲

終身孜孜不怠者求仁而已其後子思爲尊德性道
問學之說而高明廣大精微中庸新故之目皆示學
者爲仁之功欲其全體不偏語意如臯陶所稱直溫
寬栗之類也獨用揭此以立門戶謂之講學朱陸之
辯固已啓後世之紛紛矣至孟子所謂良知良能者
特言孩提之童自然之知能如此卽孟子之言性善
已盡之又何必偏揭良知以爲標的耶今世不求博
學審問慎思明辯篤行之實而囂然以求名於天下
聚徒數千人謂之講學以爲名高豈非莊子所謂聖
賢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者也夫

今欲以講學求勝朱子而朱子平生立心行事與其
在朝居官無不可與天地對者講學之徒考其行事
果能有及於朱子萬分之一否也奈何欲以區區空
言勝之余友王子敬舉進士得建寧推官余固慕遊
朱子之鄉而未獲者忻忻然願從之而不可得因告
之以凡爲吏取法於朱子足矣間謁紫陽之祠以瓣
香爲余默致其祝俾先生有神知數百載之後亦有
余之自信不惑者也

此文係崑山刻本常熟本另是
一篇蓋旣作論道之文臨饒別

時又敘情款耳
今并存于後

送王子敬還吳奉母之建寧序